

文汇报时评 中国新闻名专栏

优化民企营商环境 要精准施策出实招

钟民

上海是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目前无论是民营经济整体活力，还是知名民营企业数量，都有较大提升空间。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民营企业座谈会重要讲话，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对上海具有特别重要意义，要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

此，其评估结果与民营企业的实际感受并不完全一致。我们只有始终坚持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既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和最好水平奋力追赶，又着眼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普遍问题不断改进工作，才能促进民营经济更快更好发展。

为基础的，有形之手的过度干预会遏制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民营企业因其天然的生机和活力，不一定要多吃“偏饭”，而更需要公平透明和可预期的市场环境；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过程，正是其日益取得公平地位和平等待遇的过程。所以，帮扶民营企业发展，一方面要推出更加精准的纾困措施，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确立竞争政策在国家经济政策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切实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别化和选择性向普惠化和功能性转变。

于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不应仅仅理解为是提高国有企业占比或者增加国有企业数量，而应从引导经济发展态势和协调经济结构关系上去把握，进而使公有制经济更多地具有战略性、安全性、公共性和经济外部性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也为民营经济腾出更多市场空间。要转变思路：上海国有经济占比大，不应仅看到其客观上占据一定市场空间，也要看到其为民营经济参与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供了更多可能。

商环境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没有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便谈不上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也会反过来对营商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互联网经济的飞速发展也要求我们协同推进局域网和广域网营商环境建设。当前，我们要将营商环境建设与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推进三省一市规则统一、改革协同、服务融通和市场开放。只要我们能保持定力，增强信心，优化发展环境，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民营企业一定会是“上海未来发展更加倚重的重力量量和支撑”。

(作者为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文化视点

因为一篇评论文章，出版近一年的贾平凹作品《山本》再度引发评论界高度关注

“交口称赞”不该是文学评论的常态

■本报记者 邵岭

在出版近一年后，因为一篇评论文章，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这两天重新刷了一波屏，引发关注和热议。

在这篇刊发于2018年最后一期《文艺研究》杂志的文章中，作者鲁太光以“价值观的虚无与形式的缺憾”对《山本》提出批评，认为其没有能给人以正面价值和情感出路，背离了创作者宏大的创作意图，同时多处出现了《浮躁》《秦腔》《废都》等前作的影子，是一种自我重复。

这篇评论之所以引发关注，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在此之前，《山本》几乎收获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不过，此次再度刷屏，大家的关注点并没有过多地停留在对《山本》本身的优劣判断上，而是聚焦于这篇评论背后的话题：对于文学创作，尤其是对于已经成为名家的文学创作，我们到底应该持什么样的批评态度？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关系到“批评究竟何为”的大问题。

名家作品收获一片叫好，不是正常的评论生态

记者了解到，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鲁太光曾经召集过一次关于《山本》的内部研讨会。他当时在开场白中这样表示：贾平凹是新时期以来的重要作家，对他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认识与把握。昨天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再次强调了这一态度。

而这也是此篇评论引发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告诉记者，在国际书评界，通行的规则就是越是大牌作家，越容易得到专业严苛的评价。批评家詹姆斯·伍德对于保罗·奥斯特、埃德蒙·威尔逊等名家从未笔下留情，充分了解他们的缺陷，永远在他们的七寸处下手。尤其是大牌们的新作，比如伊万·麦克尤恩，他的很多作品在初问世时评价并不高。相比之下，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评论界对于大牌往往过于温和，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评论家的话来说：“每一次都声势浩大，每一部作品都被抬上一座新的高峰。为什么不能对这样的写作做更加专业严苛的批评和讨论呢？”在罗岗看来，对于那些在文学史上已经有了一定地位的作家，应该以他们曾经达到的最高水平来要求，至少不能低于自己曾经的水准。鲁太光则表示，创作是很难的，我们不能要求作家的每部作品都是好作品；但这并不是说对每一部作品都要点赞。我们要尊重作家的劳动，但更要尊重学术标准，特别是对于那些被视为标杆的名家，有时候真诚的批评甚至沉默，可能都比泛泛而谈的“表扬”更有价值。

“批评”应该给作家作品以客观而真实的评价

在一个健康的评论生态里，名家没有免于批评的特权。也只有在在一个健康的评论生态里，评论才能真正发挥功能。由此引发出



巍巍秦岭，层峦叠嶂，白云、雪山交织成一幅冬日里的山川秀美图

《山本》手迹。 这篇评论之所以引发关注，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在此之前，《山本》几乎收获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不过，此次再度刷屏，大家的关注点并没有过多地停留在对《山本》本身的优劣判断上，而是聚焦于这篇评论背后的话题：对于文学创作，尤其是对于已经成为名家的文学创作，我们到底应该持什么样的批评态度？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关系到“批评究竟何为”的大问题。

在学者们看来，交口称赞不该是文学评论的常态。做文学批评要认真，甚至要较真。所谓较真，就是实事求是，给作家作品以客观而真实的评价，真正承担起“批评”应有的功能。只有这样，文学评论才能找回应有的尊严，文学创作也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制图：冯晓瑜

相关链接

贾平凹谈《山本》

这本书是写秦岭的，原定的名称就是《秦岭》，后因嫌与曾经的《秦腔》混淆，变成《秦岭志》，再后来又改了，一是觉得还是两个字的名字适合于我，二是起名叫《山本》音最好，而“志”字一念出来牙齿就咬紧了，于是就有了《山本》。《山本》的本来，写山的一本书，哈，“本”字出口，上下嘴唇一碰就打开了，如同婴儿才会说话就叫爸爸妈妈一样，这是生命的初声啊。

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40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话说：生在哪里，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性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

的另一个话题就是：文学评论的功能究竟是什么？

鲁太光把文学评论的功能分为两层：从初级层次来说，就是文学生态的保护者，要尽量好说，坏话说坏，甚至保持沉默。从较高层次来说，文学批评担负着发现、清除落后的文学生产力、生产关系，召唤先进的文学生产力、生产关系，即催生文学未来的责任。

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褶皱，这如同我的孩子的毛病都是我父亲的毛病，我对于他人他事的认可或失望，也都是对自己的认可和失望。《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

些转动的齿轮，我写的不管是非功过，只是我知道，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我需要书中那个铜镜，需要那个瞎了眼的郎中陈先生，需要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

未能一日寡过，恨不十年读书，越是不敢懈怠，越觉得力不从心。写作的日子里为了让自己耐烦，总是要写些杂条幅在室中，《山本》时左边挂的是“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右边挂的是“襟怀鄙陋，境界逼仄”。我觉得我在进文门，门上贴着两个门神，一个是红脸，一个是黑脸。

终于改完了《山本》，我得去告慰秦岭，去时经过一个豁口前的梁上，那里有一个小庙，门外蹲着一些石狮，全是砂岩质的，风化严重，有的已成碎石瓦砾，而还有的，眉目差不多难分，但仍是石狮。

(原载于2018年2月2日《文汇报》)

提升年轻一代阅读“消化能力”

（上接第一版） 不管是人文社科类、经济管理类，还是其他学科，我们很多课程的阅读要求不亚于国外大学，专业研究类课程有时会有更高的阅读要求。过去我们上原著选读或精读课，经常只是抽取书中一些经典段落来讲解和分析，但现在我们的学生多半会完整地阅读《理想国》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求对一本书、一个人物的思想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度相关。也就是说，人们阅读的目的性更强了。相比之下，闲暇心境下、基于个人兴趣的阅读显得少了，从阅读中获得的乐趣也许不如从前那么高了。

这可能才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阅读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很多科学家都有类似的体验：在他们从事研究的过程中，除了专业领域的论文和书籍，艺术时则会带给他以灵感。普通人也是一样，不管你有什么聪明，你对世界的看法会受到你在空间的局限，可能有一些对人生真正重要的问题，你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靠着一本如何理财或如何使用计算机软件之类的实用书籍是永远得不到答案的。但是，一些文学、历史或哲学著作会启发你，迫使你去思考这些问题。

有些人的阅读永远在一个层次上徘徊不前，而有的人则能借助有效的训练，提升阅读能力与水平。这就好比吃饭，有的人知识消化能力很强，可以从阅读中悟得更多思想。

文汇报深呼吸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实习生 雷钰

借名人名言抒情言志，是人们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然而近期，这一方式屡遭质疑，马思聪、靳东、井柏然等明星相继成为“假语录”的代言人，引发网友热议。

活跃在朋友圈的名人“漂亮话”，张冠李戴不在少数

日前，演员马思聪因晒出对于张爱玲《第一炉香》一知半解式的离题读后感，而被网友发现其几次三番错用张爱玲语录。一时间，网络上掀起一股名人语录打假风。诸如“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人生太短，我们怕寂寞，人生太短，我们怕来不及”“海上月是天上月，眼前人是心上人。向来心是看客心，奈何人是剧中人”等深情款款又措辞精致的短句，都是网友们找出的张爱玲高频“假语录”。这些年，何止张爱玲“躺枪”，鲁迅、杨绛、林徽因、莫言、麦家等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不少名家都“难逃此劫”——活跃在朋友圈打着他们名号的“漂亮话”，真有很多张冠李戴。

2016年杨绛辞世后，人们在朋友圈争相转发“杨绛语录”以表缅怀之情。其中，很多人转发的都是这样一句：“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精彩的风光，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后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面辟谣，人们才知道，所谓“杨绛语录”，出自一篇手写体的《百岁感言》，其文句多半是由网友仿造而成。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也曾因“山寨语录”上热搜——一句“我敬佩两种人：年轻时，陪男人过苦日子的女人；富裕时，陪女人过好日子的人”傍上了他。这引得莫言本人哭笑不得地感慨，此话“理不糙，可我也想知道这是谁写的”。

假借名人口熬制的鸡汤，实则一剂“精神鸦片”

若将“假语录”与“真名言”相比，不难发现，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上，进行了“保留文风、注入鸡汤、仿写加工、假借名人”等数道工序的改造。在语词的包装下，“假语录”仿佛优雅了许多，实质上却是鸡汤附体，不过一剂“精神鸦片”。

有人指出，榜名人的假语录之所以深入人心，很大程度上正得益于心灵鸡汤内核的迷惑性。对于这种迷惑性，英国临床心理学家史蒂芬·布萊尔思曾在《不靠谱的伪心理学：破解心理鸡汤的迷思》一书中指出。他认为，心灵鸡汤这样的励志心理学，不过是人们面对复杂现代社会所找到的一种删繁就简的方法，它轻描淡写地把意见、意识和可靠的事实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给读者一种强大的自我安慰。

而假借名人口熬制的鸡汤，更令其得以实现广泛传播。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魏泉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研究包括“假语录”在内的“谣言体”。她说，在很多眼中，名人的言语具有不可辩驳的引导力量。惰性而不严谨的思维使得他们不愿耗时费力辨别言论本身的真假，甘愿让自己的头脑成为他人思想的跑马场，转发引用只为抒发一时之情愫。西班牙作家恩里克·比拉-马塔斯曾笑言：“有时候想出一句妙句，但是从嘴里说出去没有分量，就假装这是莎士比亚说的，大家都觉得这果然是一句妙句然后广为传播。”

转发语录不如经由阅读养成内心的“雅”

为什么鸡汤附体、名人加持的“假语录”夺得了大众的心，断章取义、经多次加工的“新文艺腔”颇为流行，而很多“真名言”以及文学经典备受冷落？在魏泉看来，“假语录”与“真名言”之间形成的这种反差尤其值得人们深思。